

189026

蘇聯成年教育掃除文盲運動

蘇聯教育叢書
第二種



A. M. 伊凡諾娃著 宗華譯

作家文庫

蘇聯教育叢書第二種

蘇聯成年教育與掃除文盲運動

A.M. 伊凡諾娃著
宗華譯

一九五三年版

蘇聯成年教育與掃除文盲運動

原著者 A · M · 伊凡諾娃

譯者 宗 姚 蓬

出版人

作
上海延安中路六二〇號

成
書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廠

印

上海延安中路六二〇號

出版年月

一九五〇年四月初版

開北天通庵路一九〇號

電話〇六一〇二二五

印定

數價
一五五〇一千九百元

一九五三年三月九版

目 次

第一章 帝俄時代的識字人口	五
第二章 星期學校	八
第三章 蘇維埃政權成立後前十年內掃除文盲運動	一六
第一節 蘇維埃政權在掃除文盲上的最初的措施	
第二節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頒佈的關於在蘇俄人口中掃除文盲	
第三節 全國掃除文盲代表大會第一、第二屆大會	

第四節 「打倒文盲社」

第五節 成年教學法

第六節 教科書

第七節 教育不字識者所獲的結果

第八節 非俄羅斯的民族中識字者的增加

第四章 蘇維埃政權成立後第二個十年中對於文盲和識字

很少者的掃除工作 ······

六四

第一節 黨和政府關於掃除文盲和識字很少者的工作

第二節 識字學校與識字很少者學校的教育計劃與課程

第三節 對於文盲和識字很少者的教育工作上的成果

第四節 在非俄羅斯各民族中識字者的增加

第五章 蘇維埃政權第三個十年中對於文盲和識字很少者的掃除工作

一二三〇

第一節 完成掃除文盲的前夕

第二節 一九三九年全國人口總登記中識字者的人數

第三節 在不識字者和識字很少者學校中學生文化、政治、生產上的進展

第四節 文化軍與教師

第五節 在偉大衛國戰爭期間對於文盲與識字很少者的掃除工作

第六節 戰後期內的成年教育

譯者附言

列寧說過：『不識字的人正像站在政治的門外，應該首先讓他們識字。』

中國過去是全世界一個可怕的文盲國家。爲了新民主主義建設，我們的政府和人民必須堅決掃除城市和鄉村中的廣大的文盲，在艱苦的條件下去逐步的有計劃的教會工人和農民會讀、會寫和會計算，使新中國的文化建設能和新中國的工業化緊密地聯系起來。

我們先進的兄弟國家蘇聯三十年來如何掃除文盲的過程及其經驗，正是我們今天應該虛心學習的。本書的翻譯便是希望能夠給予中國的新教育一個寶貴的參考，一條順利的道路。

本書書名直譯應爲「蘇維埃政權在成年人中間掃除文盲給了些什麼」，爲醒目起見，改成了這個書名。

譯者一九五〇年三月

第一章 帝俄時代的識字人口

蘇維埃國家從帝俄政權方面所承受下來的便是這些很可憐的遺產，那就是人民的慘暗無光，愚魯無智和不認得識字。

按照一八九七年的登記，從九歲到九歲以上的男人，識字的佔百分之三五·八，識字的女人佔百分之十二·四，這就是說，女人識字的比較男人少了三倍。但是，在不屬於大俄羅斯的民族中，由於帝俄一貫推行其專制政策的緣故，識字的民衆簡直少得可憐。在廣大的北部和東部的區域內，甚至連學校都沒有。這些地方的識字者的人數不過佔百分之一或二，有些地方竟少到不過千分之幾而已。

譬如按一八九七年全俄羅斯人口登記的數字來看，識字者的人數，在達吉克 Dazhik 民族中佔百分之三·九，在烏茲別克 Uzbek 民族佔百分之一·六，在土克

曼 Turcoman 民族佔百分之〇·七，在基爾吉斯 Kirghiz 民族佔百分之〇·六，在哈薩赫 Kazak 民族佔百分之二·一，在雅庫茨克 Yakut 民族佔百分之〇·七，在高加索的阿山丁 Asetin 民族中，識字的祇佔百分之二·一而已。

在過了二十年以後所舉行的人口登記中，對於人民的文化水準的提高方面，也簡直看不到任何顯著的變更。

直到一九一四——五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在廣大而擁有千百萬人口的俄羅斯領土之內，初級的小學校，總數不過十萬零一千九百十七個，中學不過一千六百五十四個，中小學的學生數目，為數不過七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四十九人。

在一九一七年的時候，俄羅斯依舊是世界上文化水準很低的國家之一。

列寧說到這個國家在剝奪人民受教育這一點上，他曾經指出：「像這樣一個野蠻的國家，站在人民受教育方面所遭到的剝奪的情形，他們所遭到的在光明和知識上被剝奪的情形，在歐洲除了俄羅斯以外，再也沒有第二個國家了」。（見列寧全

集，第十六卷，四一〇頁，俄文第三版）

在帝俄專制制度下面，對於成年人簡直沒有任何帶有羣衆性的教育方面的設施。爲着成年人所設的學校和專門的班次，簡直少到極點，完全不足以滿足當時人民的需要。

這個專制制度下面的國民教育部，連這一個部的教育預算中，也找不到一項有關資助成年教育設施的經費。

就是一些爲成人所設的學校和班次，它們的經費也完全依靠地方自治會的地方機關和城市機關所撥給國民教育經費中劃出一部分來維持的。

第二章 星期學校

在帝俄時代所存在的那些所謂星期學校和夜校，這些都是靠了當時的進步人士和助學團體出於私人的好意而設立的，在這些學校中，教員都是沒有報酬，而學生也是依其自己的志願而自由參加的。祇到了後來，才由管理公共事業的機關來辦理這些學校。

祇在這些星期學校和夜校裏，男女工人們才能讀得起書。在這裏，他們可以學到識字和加減乘除，必修的課目就是神學。上課的時間都在放工以後的夜間，不上班的星期天，和例假的日子。在星期學校中，一年可以上到三十五六天，在夜校中，一年可以上到八十到一百二十次。

那時候的俄皇政府倒還允許開辦星期學校和夜校的，它的目的就是想利用這些

學校來轉移工人們參加革命團體的興趣，還使工人們放棄他們的革命的理想。

然而事實上倒並不像俄皇政府所想像的那樣。這種學校不單是在教讀書和教數學上，而且在啓發工人們的階級的政治覺悟上，都起了極大的作用。對於這些星期學校的組織和領導方面，當時的社會民主黨的團體都積極參加的。

在有些成年學校中所上的課程，竟然遠超過了國民教育部官方的課程表和其他命令規定的範圍。譬如在國都彼得堡的尼瓦河水關 R. Neva 那邊的星期學校裏，便有些男女教員，他們都存有反對俄皇專制政府的思想，所以他們所編的課程，倒並不重在應教的智識，而是重在啓發他們的覺悟。

譬如關於宇宙這門功課，他們編課的目的在於打破求學者的迷信和成見，並且用科學理論來說明宇宙的構成。關於地理這一門，他們便設法使求學者獲得對於西歐生活的了解，並且讓他們知道，工人應該為着改善自己的生活而鬥爭。

星期學校和夜校發展的歷史，正是經歷了重重的難關。有的時候因為它們涉有

反政府的嫌疑而被封閉了的，而有的時候由於社會進步份子和工人們堅決要求而又重新啓封的。

俄羅斯第一個星期學校，是在一八五九年在基輔城 Kiev 由比洛各夫 N. I. Pirogov 創辦起來。後來在京城、熱鬧的省城和縣城中，也開辦了許多。然而隨着第一個星期學校開辦出來，許許多多壓迫的、甚至封閉的辦法也就跟着來了。一八六〇年的五月裏，國民教育部便頒佈了一道監視星期學校的辦法，一八六一年隨即又頒佈了一道所謂最高的命令，責成國民教育部和教會方面監視這些星期學校，到了六月十二日（一八六二年），就把這些學校完全封閉了。

事隔了二年之後，才頒發一道稱爲一八六四年的初級小學條例，在這裏面便規定了可以開辦星期學校。依照這個條例，開辦這些學校必須經過國民小學的督學允許，而且祇有地方的和城市的自治會以及鄉村團體和私人，才有權開辦星期學校。當時具有進步思想的智識份子以及各種團體，就遵照着這項條例而開始創設星期學

校和夜校。在這些學校中，有些學校在很多年內真正成了工人羣衆的人民大學，在我們國家的文化史上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

譬如在希李薩爾堡 Shlisselburg 國道上的星期學校，尤其在彼得堡設立的斯模稜斯克 Smolensk 星期學校中，那些著名的進步工人像巴布希金 Ivan Vasilevich Babushkin，歇爾岡 Vasily Andreyevich Shelgun 和馮蒂克夫 Sergie Ivanovich Funtikov 等等，都是通過這些學校的。工人們對於這些學校都具有異常的好感。

這種學校在當時變為進步工人培養革命教育的輔助的設施。布爾什維克黨人對於發展這種學校，曾經做過不少的工作。

每次在尼瓦河水關上發生罷工的時候，這些進步工人都是帶頭領導罷工的工人。在罷工中表現出最耐心而堅決的，便是在斯模稜斯克星期學校中讀書的工人。他們最受警察機關的注意，在每次大批逮捕和搜查的時候，首先總要光顧到他們的身上。

在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九日的夜裏，在逮捕中把列寧，克雷尚諾夫斯基 Krizba -novsky 和彼得堡的工人解放社的工作者以及斯模稜斯克星期學校中讀書的工人，

像希克洛夫 Shcheglov，密爾哥諾夫 Nikita Merkulov，查爾克夫 Kuzhma Isarkov，米哈衣洛夫 Porfirie Mikhailov 和克里巴金 Peter Gribakin 等等，一同捉去了。

在布爾什維克黨正處在萌芽時期中的這些進步的工人，實在獲得斯模稜斯克星期學校中那些出色的老師們很好的栽培。這一批老師們，他們都是贊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其中一部分還參加了彼得堡的工人解放社。

一八九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列寧的夫人克魯拍斯卡耶 Nagezda Konstantinova Krupskaya 也參加了教書工作，她在後來成爲我們國家的有名教育家，她的全部生命都付托在發展我們蘇聯的成年教育工作。在星期學校中，除了克魯拍斯卡耶以外，還有曼情斯基 Rudolfovich Menzinsky，他的姊姊維拉 Vera Rudolfovich，和羅德米拉 Ludmila Rudolfovich 以及克尼拍維契 Lidia Mikhailovna Knipovich，

還有許多布爾什維克黨的著名人物和列寧左右的戰友。

參加一千八百九十年代時期的斯模稜斯克學校的，還有現在蘇聯有名的院士兼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巴依克夫 Alexander Alexandrovich Baikov。

在一八九六年的八月十二日，克魯拍斯卡耶和其他斯模稜斯克星期學校的教員都被捕了。

俄皇政府雖然把斯模稜斯克星期學校中的社會民主黨的學生支部摧毀了，可是由於這批老師們所撒下的革命傳統，在以後的年代中依然不變地保存着。代替這批被捕去的老師，就來了一批新的社會民主黨的教員，他們繼續從事於培植，而且已經培養出了不止一代的布爾什維克的工人。依據官方關於一九〇五年所有星期學校和夜校的統計，在國民教育部掌管下的星期學校共有七百八十二所，學生達四萬人，其中男的有一萬九千四百零一人，女的有二萬零六百零五人，工人的星期學校和夜班共有五百四十九所，學生有三萬六千七百十四人，其中男工人有三萬零二百

二十五人，女工爲六千四百八十九人。

由教會所管理的星期學校，便有二百六十所，學生共有二萬八千零四十八人。直接由國民教育部開辦的星期學校，共計三千二百所。

拿這些數字平均一下，等於每十八萬七千個居民中才有一個成年學校。這些成年學校的全年經費不過一百三十八個盧布，一年用在每個學生身上的祇有三個盧布。（見哥列維契 A. Gurevich 一九二四年出版的「校外業務」，第二〇七頁，俄文本）

這樣一種成年教育的範圍，自然遠不足以應付俄羅斯這麼多不識字的和識字很少的勞動羣衆的需要。

而且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革命運動的發展，尤其在偉大的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中，這些勞動民衆對於知識的追求異常急切而感覺十分的需要。

所以隨着二月革命爆發以後，成年的學校和班次便盛極一時地展開來了。